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慎江文徵

卷第拾至第十二

劉子上書

温州市圖

温州市图书馆

慎江文徵

卷之七

劄子

諫幸寺劄子　宋　許景衡

奏事劄子

乞脩江岸把柂劄子

復轉對劄子

寬卹東南劄子

乞委任宗澤劄子

論罷童貫劄子

乞罷詹度赴行在劄子

請竄李光程瑀劄子

乞罷後苑作差劄子
乞除尚書省長貳劄子
論罷賜官田劄子
乞和糴米劄子
奏事劄子
奏事劄子
議徙流從軍劄子
奏事劄子

宋 薛季宣

永嘉周天錫
許原衡

劉子

諫幸寺劉子歷代奏議

竊惟陛下巡幸恭迎太祖太宗神主載之前舟有司嚴奉如在太廟而陛下未敢升舟燒香者誠以非時瀆神恐失禮也今來道出淮泗方謁神主枉駕佛寺臣恐天下議者以陛下緣致敬於僧伽欵神靈於宗廟不獨誠意有所未專即於禮文亦未為得也若以為行幸謁祈福耶則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天地神明所共呵護豈若商旅細民每過淮泗便邀福塔耶況祖宗巡幸並無臨佛祠欵浮屠故事唯章聖帝東封道過睢陽見張巡許遠廟為之嘆賞表其忠義以為臣下之勸而已於此見帝王一嚬一笑豈

無謂而發哉臣愚欲望聖明一意奉先之孝謹守祖宗之制無惑浮議而謂有識者所非也臣不勝拳拳所有臨幸普炤寺塔下燒香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09206

奏事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自蒙誤恩備位執法閱日滋久了無建明不獨智慮短淺言辭澀訥亦以陛下方圖東幸纖悉措置上關宸慮竊謂與其狂易之黷寧負不敏之罪今者駐蹕淮甸上下安寧此正講明治道興滯補廢時也故不揆迂愚輒以見聞昧死上獻庶幾有補聖政之萬一臣竊觀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脩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弊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賊盜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奸贓未逐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凡此十事之利病寔繫國家之安危安危所在變故難測以陛下之神武英斷必無成中興之業以陛下之敬誠孝友必能迎二聖之歸其事雖云多端其要不過十者而已惟是十者之利講之不可不熟十

瀚初匯書

者之害去之不可不速講之熟則是非明白去之速則立見治效欲
望睿旨下三省樞密院公共討論脩復祖宗之成憲稽參士夫之
未公議下從民欲上取聖裁於以致中國之安榮於以釋異域之
憂繫在陛下果斷力行之而已

軍戢

乞備江岸把扼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契勘方今駐蹕淮甸大江上流所當設備雖真州已有范瓊一其向上宣化渡和州烏江與江西金陵馬江渡采石相對並是險阨去處各立寨柵修戰船置水軍精選巡檢閱習弓弩以戒不虞只如前日張遇犀順流而下若沿江逐處皆有守禦亦豈能便據金山梗絕江渡耶覆轍未遠後患可憂伏望睿知行下所屬相度前項險阨去處增置巡檢水軍及守禦之具亦思患豫防之意也或臣所聞未盡詳悉乞所屬從長講究施行

瀚初匯書

乞復轉對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伏覩建隆詔書臣僚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寃濫百姓疾苦近制每遇文德視朝許侍從官二員轉對雖放朝亦許封進比緣朝廷多事輒廢不講方當國步艱難修舉政事之時而論思獻納裨益國家乃侍臣之職也欲乞詳酌祖宗故事每月朔前後殿起居並許侍從官轉對或放朝亦令對進以副陛下虛己求言紹復祖宗成憲之意

澥初匯書

乞寬郵東南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竊見三路及京東西州縣或爲盜賊侵擾或爲金人殘破戶口減耗賦入無幾今朝廷經費彌廣軍須不貲當悉仰給於東南但東西之民比緣府庫匱之横斂頻煩官吏貪殘誅剝尤甚若非盡罷舊弊復加存郵則必破産流亡無復耕桑之民以應公上所須矣豈不誤朝廷大計哉前日赦令德音寬大而斯民未被惠澤選易守臣增置循未就緒今來已是秋深所宜早見辦集伏望睿明深念國家計用之根本加惠南東之元元應赦書所罷後來上供抛買及違法租賦之類並仰有司疾速報應結絶使實惠及民申守監司郡守按劾奸贓寬其徭役俾得安居盡力耕織以供常賦仍乞特降指揮督責守禦之備限在日近了當凡東南諸路監司郡守有闕員去處並乞精加選擇限日赴官其沿江近邊控扼處

仗

縣令巡檢縣尉見闕未曾注差去處並乞令監司守臣公共選擇差辟及見任人内有不可倚仗者亦乞令選擇疾急對移務在盡公不得偏徇其被移人仍不理為過犯庶使儲糧練卒各務防守如此則東南可以無虞而朝廷之財用亦可無匱乏之憂矣

乞委任宗澤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別有何等罪犯也臣自浙渡淮以來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脩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內不能固守良繇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今只較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效又

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奇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
亦不恕矣乎且封開宗廟社稷之所在擇人居多守尤非他州別號
之比今若罷遜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政績亦
有加於澤者乎即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用兵民亦未信服防
秋是時計將奈何如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伏望聖慈上
為宗廟社稷計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
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

論罷童貫宣撫河東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然則若任率而無根言之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喧傳中外喧傳皆言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採聽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按貫頃在陝西專務誕謾以為軍事功賞緣軍須攘竊邊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緣請囑胥吏廝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隳壞軍政此皆陛下所洞知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寖至敗衄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遠夷小醜妄為己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論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緣宣撫司號令不一以其至白溝之敗為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不獨誕謾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

於河朔尚能有為於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埸此政事之大者亦當謀之庶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為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亦有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甚有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幾

乞罷詹度赴行在劄子 歷代奏疏　　　　許景衡

伏覩昨降指揮前資政殿學士詹度發來赴行在中外聞之莫不駭愕謹按度自為小官交結近習夤緣僥倖馴致顯達假應奉
上之名為攘竊營己之事違法種種士民類能言之一昨附會姦魁首開邊隙既帥定武尋易燕山當新邊草創之時殘害燕人搜求寶玉織組練帛以為苞苴車馳劍負絡繹道路既而新軍暴橫糜費不貲蕃將跋扈已有異意而度恬然若不聞知帥閫乃朝廷之重寄而所任如此安得無禍哉未既金人入寇藥師叛命中原擾攘生靈塗炭皆度輩所致也言之可為流涕雖元惡已就誅夷而度輩祇從竄逐永禦魑魅已為寬恩今若入覲行在稍加任使傳聞四方孰不憤歎恭惟陛下始初清明賞罰升黜蓋欲正全
國體下當民心以成中興之業今度何人獨蒙召還是開邪枉

之門而植憸佞之望也伏望陛下正心誠意斥遠姦欺以示好惡於
天下請自度始則海内莫不欣然誦聖德矣所有詹度赴行在指
揮伏乞特賜寢罷

請宥李光程瑀監當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竊見近年以來臣下阿比務為壅蔽凡政事之缺失生民之疾苦皆不得聞於朝廷所以養成前日之禍伏自陛下即位首開言逢路以通下情故侍從臺諫官獻忠請對者巨日巨之而陛下優容開納見於玉色此誠二帝三王之用心也天下幸甚近者李光言事上忤威顏已降指揮落職與小郡昨日又聞光與程瑀並送遠小處監當臣竊惟李光程瑀皆以忠讜敢言為陛下識擢置在言路其後先建白皆蒙施行識者方慶得人以為宗社之福今日偶緣思慮不審所論未契聖心陛下憐其愚直諒其無它故李光與郡而程瑀為郎執斯正典則斯亦足矣忽有後命竄之遐方聞者愕然莫不震驚以謂陛下初政乃是求言納諫之時孜孜詢訪委曲涵容猶恐人不敢言若一旦震怒併逐言者則是杜絕忠義之口

瀾初匯書

令後雖有見聞誰復敢言也況今元元困悴未被膏澤夷狄猖獗太原圍閉政事每多缺失小人敢肆欺罔正賴臺諫敢言指其奸謀以折禍亂之萌奈何偶因議論過差遽投諸荒裔耶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蓋言舜於聽納之際善則揚之惡則隱之不加罪也至於鯀兜有守見於已試者不獨不加罪深可為朝廷

今李光程瑀一介小臣似不足惜而臣所惜者存於朝綱之不振忠義之難立而言路之梗塞也伏望聖慈上念祖宗優容言者之深意鑒近言壅蔽之失三復帝舜隱惡揚善之言曲賜開宥二人特免遠竄之罪李光只依近降與郡指揮而程瑀亦乞與郡於以養忠臣義士敢言之氣以為宗社無窮之計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臣職在論思苟有所敢見不敢隱默僭瀆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

論罷後苑作事劄子 歴代奏議

許景衡

臣聞天下之事有緩急其治之也有先後聖人常先所急而後其所緩故事得其先序而治功成今夷狄暴横盜賊間作陛下宵衣旰食圖刷國恥節省浮費以應軍需可謂先其所急矣至於工技之末作掖庭之所須此其事為至緩宜在所後而有司不知大體乃欲以承平靡麗之事而修復之於艱難之時若貫詡所領後苑作准備造作生活工匠是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茲事雖小其於聖朝致治之功則為害此臣所以昧死上凟天聽也況東南制作甲於他方或掖庭有須臨時置買應手可辦正不必専置吏卒徒為此紛紛也夫平日耕桑之民死傷流亡之餘尚能竭力以供租賦彼誠知國家之艱難而上體陛下之憂勤欲足兵食以安中原也故雖極勞瘁而不敢辭今若聞置官司破祿食以營

技巧彼必歎息憤懣有不平之氣矣臣愚伏望聖慈深念賦入之耗減軍需之糜費凡不急之務悉詔罷去掖庭所尚宜示敦朴以革近世豪侈之習以成中興節儉之化夫豈不美哉所有八月二十一日後苑作差人吏工匠二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院

乞除尚書省長貳劄子　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聞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令天下大政一歸宸斷惟是贊襄彌綸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密事亦久闕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筦總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久虛其位哉況近年財用匱乏民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奸贓害民請囑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完陝西並邊諸州地震彌月壓傷軍民京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害秋稼此正陛下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天下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俾上贊聖治以亮天功而熙庶績海內幸甚

乞和糴米劄子（歷代奏議）　許景衡

臣竊見今秋大稔所在米粒狼戾糴價廉平蓋實天相陛下再造區夏以安下民以成中興之業竊未聞朝廷措置廣糴以應天意此有司之過也夫豐歲不可為常幸而一遇而不知實倉廩以為凶荒之備亦可謂失計矣況今夷狄不庭盜賊分作軍興所須糧餉為急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所在速行措置和糴使有儲蓄則不難於戰守也

奏事劄子 歷代奏議　　　　薛季宣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疎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自奉為甚薄躬細務以先群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志為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直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期月見也歷年寖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切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損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於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

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衮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勤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群吏而群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於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衛生之事積於細微銜橛之危起於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無關防衍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臣民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為宗社計也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疲於聽斷玉體勞於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萬微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

之世讐國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爲焦心勞思不解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於小而緩於大圖其近而遺其遠者昔之所以鼓舞群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於此而治效未著寧不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畧其小者近者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誤本末後先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駐馬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

國朝　　人

奏事劄子　歷代奏議　　　　　薛季宣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禾兵刑共貫樂教為一帝舜無為而治用此道也臣切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於郡縣皇皇財用奭奭焉常患其不給百姓浚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為之主得時得位其所設施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因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為養賢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為文具百度為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間者雖省員缺而其官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異於前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朝廷以來置轉運司副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

之軍又別置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為害滋臣之所謂冗臣者此也廂軍之置即唐分鎮之兵是也周世宗乃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軍役兵令惟大軍可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為皂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者私役者衆適足以為污吏之資游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嘯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惟今法度之弊臣之所知者莫此為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得不混兵刃安得不刓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強得

乎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咈於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顧陛下處之何如毋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恤固當圖之況爲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

温州市图书馆

奏事劄子歷代奏疏　　薛季宣

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人心所見亘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隋末內外務相阿順皆自謂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卿等各當徇公去私毋雷同也魏鄭公告太宗曰人主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得蔽是故人主兼聽廣納則下情得以上通大哉言乎其君臣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有餘矣夫和之與同疑若相似聖人之論則有君子小人之分晏嬰之言和如鹽梅相濟同如以水濟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強而同之非回於利弗能也向令仕者舉回於利則凡時之利病政之得失何自而知之君子不為利奪往往輕為去就藉此以治萬無是理間自權臣柄國劉袁忠良內外之臣無小無大相與諛說合若一

瀚初匯書

人幾若楊氏無君其於國家何有流風遺俗溺陷人心同而不和至今為梗以陛下之剛明聖武高視唐宗即政以來每欲一湔前弊其如無君之習革之良難舉世為同則有入而不自知者臣懼邦之政俗將日非而莫之救也凡處天下之事不當心有所主惟處身於利害之外乃知利害之實故見利者不知其害見害者不知其利誠使言利害者畢陳所見則利害之情亡餘蘊矣合天下聰無不聽合天下視無不明鹽梅相濟何以易此不然自塗耳目同異不聞雖臣下盈庭自成孤立矣人情誠不易見然而指意可知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要為忠愛之至導之拒諫寧為體國之心繇此觀之邪正無遁情矣臣不敢遠引三代姑以所學稽於唐之君臣致治之美為陛下獻惟聖神留慮而圖之社稷蒼生幸甚

奏事劄子　歷代奏議

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為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嘆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於受之耶近者為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旦暮坐廳事中豪家巨俗敢於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為之囊槖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一身臨之爵祿勢利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為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於左右之囊槖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為欺甚於天下彼其伺候辭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捭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

伏

出

邪假廉以濟其貪偽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於有所陞黜之時而游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喜怒氣發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為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耶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使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伏節死義軟熟自為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墨墨大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易以冒得舉事進言果上於為君上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

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收骨鯁收骨鯁在於兼聽兼聽莫難於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受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畧大度之主而使厯摩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繫乎毀譽不公使齊威之刑賞不行則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功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倘有驗於微臣之言功業成否反掌間耳

温州市图书馆

慎江文徵

卷之八

劄子

論戒飭守令監司奉行詔令劄子　宋　周行己

論增脩法度劄子　周行己

論察朋比壅隔劄子　周行己

請立太祖後劄子　宋　婁寅亮

輪對劄子　宋　王十朋

上殿劄子　王十朋

論用兵事宜劄子　王十朋

陳弊事劄子　王十朋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　王十朋

溯初匯書

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再論史浩劄子　王十朋

溫州市圖書館

永嘉周天錫

劄子

論戒飭守令監司奉行詔令劄子

周行己

臣久居田里僻在海濱竊見陛下每降手詔幽遐之民歡欣爭聽至於感泣皆知聖主愛民之深然而四方萬里之遠州縣官吏之衆豈能悉如詔旨奉行不違閒者累行申命使監司使者歲行舉時領檢察違戾叮嚀訓飭亦已至矣而積習弛不肖之吏尚多廢格臣愚欲望陛下出自宸慮更守令監使之選使承流而責以布宣增置御史之員使分部而察其勤惰如是則上澤必行下情無壅遠近同仁臻極治矣

温州市图书馆

論察朋比壅隔劄子 歷代奏議

周行己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於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辟聽而達聰明目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揔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内歡欣而蒙德二十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恐萬機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淵蠖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藏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進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温州市图书馆

論增脩法度劄子 歷代奏議　　周行己

臣竊惟國朝受命民不易肆祖宗相承以聖繼聖基本之厚太平之久三代以來所未有也陛下紹承七聖之丕基恢張先帝之宏業綱紀至此而大備禮樂至此而大興風俗至此而大定人材至此而大成自古未有今日之至治極盛者也然而太平既久民安無事內外恬嬉官吏媮惰臣竊過計恐其法度漸弛姦弊漸生蓋人情無事則安安則無深遠之思人情無事則怠怠則無憂虞之念故無事者有事之所起也雖唐虞三代盛時未嘗不兢兢業業以相戒慎臣愚欲望陛下先之以沈幾炤之以遠慮察媮惰於無事止姦弊於未萌斷自淵衷委之大臣因時損益增脩法度振其所或廢補其所未全調而一之持而定之以懋官吏以休四海以固祖宗甚盛無窮之業

温州市图书馆

請立太祖後劄子通鑑　婁寅亮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此天下之公太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絕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還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黠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

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

鎮江文徵卷之九

劄子

請立雙廟劄子　宋陳自中

赴桂陽軍擬奏事劄子第一　宋陳傅良

擬奏事劄子第二　陳傅良

擬奏事劄子第三　陳傅良

吏部員外郎初對劄子第一　陳傅良

初對劄子第二　陳傅良

直前劄子　陳傅良

奏事劄子　陳傅良

上嘉王劄子　陳傅良

請對劄子　陳傅良

瀚初匯書

溫州市圖書館

永嘉周天錫

劄子

請立雙廟劄子

王自中

臣幸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文忠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方勤王之師逡巡前卻莫有至者而文忠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鋭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以必存宗社為己任事復不就遂閉口絶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闚關陜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威愍者獨以孤城隨卒嬰其乘勝焱鋭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隣援四

絶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須其具生而不悔是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皆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襃卹優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寔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也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像然在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既無以侈上恩勵衆志至於咸蹊葬在馮翊者道在阻絶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臣不佞尤竊懼焉謹以相地兩縣之境通塗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安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案書中命以昭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

慎江文徵

卷之十

劄子

論聽言劄子　宋薛叔似
上殿劄子　薛叔似
奏事劄子　宋戴栩
禦邊劄子　戴栩
上孝宗皇帝劄子　宋葉適
上寧宗皇帝劄子

瀨初匯書

温州市圖書館

永嘉周天錫

劄子

論聽言劄子

薛叔似 新志

臣聞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此聽言之要也且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欺罔或以諂諛輻湊攻之各求其售而其為說皆有以文飾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汙白使黑呼正為邪或辭同而情異或言此而意彼辯言至於亂正游言欲以自解劉向所謂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蓋謂此也然則孰從而察之曰萬事有正理天下迺公論質之正理而然採之公論而然則其言為必可行之言質之正理而不然採之公論而不然則其言為妄言繫易所謂慙枝游屈孟子所謂詖淫邪遁

蓋舉其大概而已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不知言無以知人乾坤所
以知險知阻者含簡易何以哉雖然是非邪正之不察固害治也
是非邪正之兼容尤害治也假如愚者至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
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今日以某人之忠言
也聽之明日有欺罔者亦聽之不加罪焉人何憚不為欺罔今日以
某人之抗論也聽之明日有諂諛者亦聽之不加誅焉人何憚不為
諂諛是非兼容久之是必為非所勝邪正兼容久之正必為邪所
傾唐史所謂引桀跖孔顏相哄於前而以衆寡為勝負豈不甚可
慮哉陛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中心無為而守至正凡臣下之進
言一經於前無不洞見然優容游寛容未免過當故用舍進退或
至混淆二十餘年之間治道不振國勢不尊其端蓋出於此伏願
陛下廓離炤之明奮乾剛之斷審言者之事理而一揆之公論

則宗社幸甚

溫州市圖書館

温州市图书馆

上殿劄子

薛叔似

臣前月十四日奏對伏蒙聖慈褒答天語從容且於執中用中之說明白詳盡仰見陛下天縱生知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萬一夫曰執中曰用中曰建中曰建用皇極此皆帝王相傳之要旨為治之大原也人君而不知此則用舍好惡孰為之機予奪去取孰為之衡本亂而末治內暗而外明臣之未前聞然既曰知之矣而復不能行其所知與不知何異故必舉十六相必罪鯀驩兜共工必治洪水必定貢賦必征三苗而後見堯舜用中之實必官德賞功必兼弱攻昧必伐夏必旁求俊乂必子惠困窮而後見成湯執中之實必反商政必丕平富必克知三宅必灼見三俊而後見武王建中之實夫執言其執之不失也用言其用之不差也建言其建之不悖也皆一也中非他也心焉已耳至理雖具於心而功業皆不

著於世詩書所稱亦無其實矣子思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不可以測也發不中節則人得見之矣故其喜樂也必沛然如雨露而天下皆舒其怒哀也必凜然如霜雪而天下皆肅約已量物即此而是也窮理盡性即此而是也參天地贊化育即此而是也如此而執中用中建中之實始著今陛下生帝王千載之後得帝王此心之同而措俗之效未臻唐虞極難之功未侔湯武豈功用猶未究歟豈有得其理而無其功用者歟伊尹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臣不勝拳拳

奏事劄子歷代奏議

戴栩

臣仰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無不以講學為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為陛下之所講羣臣之所對未免寖流於虛文臣請掇其切於實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能謹於喜怒哀樂即自其謹獨而得之人雖中智其不知戒懼徒以隱顯殊制作輟靡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今陛下臨朝若神非不嚴恪恭己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寒之者多矣暬御使令慧黠者獲進巧詐者見容燕飲之不節舉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干陰陽之太和近者星象違度陰雨彌旬蠶螟為沴穀價騰踴疵癘洊至流離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

足以位天地育萬物乎然後謹獨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夫能底于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莫不有定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事物物求其至焉一理既通觸類自悟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口危微之旨日陳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非者有幾號令所出朝更而夕變除授所加倏侫而忽賢朝廷設施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釁侮近者訛言迭興叛孽間起某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未用而人疑其必敗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乎然後致知之學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說為能而以切問近思為實守之以誠養之以敬講為學之功始為有補矣且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

書二而理一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不存耳昔唐德宗出宮女屏遠玩好淄青將士投兵相與曰聖主出矣吾屬猶反乎及其猜忌一生以推誠為無益則正元之弊有甚於肅代陛下於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敬則主勢日隆獨非今日之急務乎唐憲宗平淮蔡制馭强藩論者謂非朝廷之力直以措置能服其心及其驕侈一萌任用便嬖聚斂之臣則元和之治終愧於二祖之風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則天命日永獨非今日之永圖乎夫以陛下耽玩此學之久嗜慕此學之篤又體察此學之詳臣復申其端不以為贅辨明其實不以為忤而臣進對之始亦姑論其大畧而未敢徧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禦邊劄子 歷代奏議

戴栩

臣請言天下之大患今殘虜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鞑人也淮由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露我之耕牛則倩容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資以為舟筏之具朝廷方計糧而為之餔廣糴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暴骨草莽積聚為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臣揆之事宜自可悖行而不悖陛下與大臣務為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勅制閫常為之備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為不善則天人共橫潰而曲不在我矣鞑人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並淮泗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如是汗漫意羣盜潰卒假託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驅其丁壯老弱以為前鋒耳若是者當精

諜

間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爲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爲不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爲攻戰者非吾兵乎所恃爲保障者非吾民乎今之自三衙達于屯駐將帥掊尅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占虛籍甚者家貲豐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往貪忌百計以害之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內郡達于沿邊州縣朘剥尤爲苛峻稅賦之重輸贓罰之過倍楮幣貼入自爲折閱而茗鹽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糴城築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爲耳目者風憲之職而已間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鈐閫無日無之其營求囑托如裨校之陞補掾屬之辟薦主將州郡能順適其意則過雖山積且曲爲之地矣莫肯

為陛下言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
激而云亦末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言高何所逃罪惟陛
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者不至於可慮天下幸甚

温州市图书馆

愼江文徵

卷之十一

劄子

輪對劄子　宋　葉味道

弭災禦盜劄子　宋　張闡

條闕政劄子　宋　張闡

議荊襄屯田劄子　張闡

入對劄子　宋　周拱朝

陳言劄子　宋　蔡幼學

上封事　蔡幼學

乞自效劄子　宋　林時仲　蔡幼蔡

入對劄子　宋　胡襄

瀞初匯書

劾韓侂胄劄子　宋章慰
諫廢修政劄子　宋林待聘
請汰冗員劄子　宋朱熠
請收浮鹽劄子　朱熠
諫游幸劄子　宋劉黻
諫上批劄子　劉黻
禁鹽法劄子　宋陳宜中
劾賈似道劄子　陳宜中
上書
率諸生上皇帝書　宋劉黻

愼江文徵卷之十一

永嘉周天錫

劄子

輪對劄子　葉味道

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溫州市圖書館

瀫初匯書

温州市图书馆

弭災禦盜劄子宋史　　張闡

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寖地遠漁奪之禍被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夫之澤例為文具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

温州市图书馆

條關政劄子　張闡

比年災異數見去春温台颶風壞廬舍以萬計二浙飛蝗蔽野今歲夏秋雨淫水溢米值翔踴太陽薄蝕星緯復爾當思應以實不以文乃者言路輕易出令不謹君子未進小人未退給札條弊政而無所更革臧否監司守令而無所升黜文具如此致變固宜至如近則荆襄江淮守禦缺然遠則蜀道連歲出師凋瘵已甚陛下方馳騁毬馬日引狼子野心之人周旋禁籞垂象安得不再三示警耶

議荆襄屯田劄子湖廣總志　張闓

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奪以來或名雙丁役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竊謂自去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餘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飢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荆襄之田尚亦有可采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

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知中原之中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入對劄子　周瑞朝

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僅繫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繫關天下之休戚

温州市图书馆

陳言劄子　　蔡幼學

陛下欲盡為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先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計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効忠而以忤旨棄擯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疇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錢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困極矣

上宗封事 歷代奏議

蔡幼學

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弗講比者壽皇違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屢日弗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藉藉旁郡列屯傳聞疑怯變起倉皇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恐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乎

乞自劾劄子畧

林季仲

臣承之郎曹求為縣令似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郎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始請自臣始

入對劄子　　胡　襄

宣和間事臣實親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覽

觀覆轍備而後動

溫州市圖書館

劾韓侂胄劄子畧　　章慰

竊覩太師韓侂胄闒茸武臣夤緣戚里躐登膴仕實非良材始者妄以內讓之功自居過望節鉞丞相趙汝愚持正不阿遂致怨謗共構邪謀以相傾陷至朱熹之進縉紳交慶豈意侂胄媢嫉之過恣為讒言上惑陛下迹其所為窮奸極惡中外周知莫不切齒故彭龜年首言之章穎徐誼又言之李祥楊簡又言之陛下迷不采聽侂胄予奪既專趨附之人接迹大用而朱熹始不容於朝及熹去而朝廷空矣

請汰冗員劄子畧　朱熠

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以百餘郡之民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必汰冗員

溫州市圖書館

諫廢脩政劄子　　林待聘

陛下即位六年而績用弗成此無他人無當責而各有私心也積弊宜更則樂於循故冗費宜裁則惡其害己臣恐此舉廢亦玩歲愒日而已

請收浮鹽劄子 歷代奏議

朱熠

鹽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數路言之皆不及淮鹽額之半蓋以斥鹵瀰望可以供煎烹蘆葦阜繁可以備燔燎故環海之湄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者也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者也正鹽居其二浮鹽居其一端平之初朝廷不欲使浮鹽之利散而歸之於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以歲額計之二千七百九十二萬觔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眞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尚何暇為浮鹽計耶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壟斷而籠其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藉錙銖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

皆與官爲市即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經輸朝廷一則可以
絕戎閩爭利之風二則可以續鍋戶烹煎之利

諫游幸劄子 宋史

劉敞

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讋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游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游觀之逸哉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乙而又示之以游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

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乙之役佞者進曰太乙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蜀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乙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既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諫內批劄子 宋史　　劉黻

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窒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封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勑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絪繆指揮繁數令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咏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命令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

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避與元祐間三
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令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
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
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
馬光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
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來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
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家故政事由
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
私也

請禁鹽法抑配之害劄子　　陳宜中

曩歲淮鹽道梗廣鹽並出於江湖南北之境司局之賣數餘羨朝廷之鈔額頓增比年以來越界有禁鹽之滯者無所泄鈔之增者不復除重以銀價倍蓰網鮮迫促鹽司無以為策編追鈔戶多致抑賣纔責諸吏立限倍輸食鹽之戶口不加多日納之銀錢不加少鈔戶須身蕩産不足填償諸吏剥牀及膚肆行配抑分鄉置局計口製鹽雜以灰泥減其觔兩沿門强委刻日責償前欠未銷後數踵至不能償者羣數十惡少席捲其家釁釜布衾靡有遺者甚至搜抉煎熬誣以私販棄抑入家訐為私鬻擻執遍及於温飽科罰不問其是非民不聊生惟各待死昨者臺臣嘗以計口食鹽之害為言弊端紛如未易頓革欲乞行下監司痛行禁戢實去民間之害也

觀

劾平章賈似道劄子　　陳宜中

臣竊見近者叛將挾北透渡已逾兩月上而三宮下而萬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江上一出不能報三朝禮遇之恩必能以一死謝天地涵育之澤而乃提師退遁不發一矢今年月十二日忽報臣等孫虎臣退師又二十日報臣等以諸軍已潰初猶有自為一決之語既而報為海上迎駕之言臣見其平日自詭知兵意其有深謀祕計可以救一脉於垂亡有非腐儒所可測識忽於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乘行吏歸乃言似道於二十一日夜三更鳴鑼一聲喝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所因痛念向時丁大全賊竄之時適際理祖再生之造僥覬末第似道時適當國臣起身書生叨居要地雖一出於先帝簡拔之恩不可謂非似道進薦之力臣每見其施行時有差舛未嘗不隨事納規

綱初書

才殫力乏莫能救正稔禍今日涕隕何追似道既已喪師竄身上誤宗臣向在烏臺既無呂誨之先知今居執政又不能為魯宗道之力爭罪何可逃謹具自劾以聞欲望聖慈將臣重行誅竄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謝衆論仍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宋尤切一線尚可挽回乞先將公田市舶茶鹽擾民所欲者賜詔罷免別議令圖以昭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悟之意以格皇天悔禍助順之心臣雖退死將瞑目取進止

上書

率諸生上皇帝書　宋史　　劉黻

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沖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閒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愛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抑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投機阱以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欲識拔羣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

執

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令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肩熖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強人意乃令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輙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令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氏之職以乳具騃子而躐登從橐以先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吳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明燭事機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材臣棟臣伯玉陛下

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涪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與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嗾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幾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垓㮣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則以祕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

肯

絕曲徑垓則縱俠客以撓攬闗節持淵扃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
簸弄按章至若之紀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謇
謇諤諤流出肺肝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
婁菲畧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洛夔臣應起臣
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遐或一鳴
而輒斥獨垓學非輩貪饕頑忍久汗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
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令見之可不畏哉矧令國嗣未正事會
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繫人心惟君子與公論
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竊
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家計哉自自天下之患莫
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
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叓出迭入中則朋邪翼

偽陰陷潛誑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正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一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不獨可倚仗之乎若垓之罪又浮於滎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又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

温州市图书馆